

星洲乾坤 查小欣

### 新生代萬人迷——柯震東

上一次電台同事在直播室外面，排着隊要我的被訪者合照，是我訪問劉德華，雖然每天我的節目星光熠熠，但因為每天我都有藝人、歌星、名人現身來做訪問，同事們早已習以為常，很多時在走廊遇到天王天后也不會有粉絲見偶像的驚喜反應，亦很少要求合照，直至——柯震東的出現。

直播室外面擠滿人，排隊要跟柯震東合照的女同事，由六十後到八十後都有，人人一臉雀躍和興奮，就連剛回香港樂壇的胡潤康在隔鄰錄音室錄音也跑過來跟他合照，簡直就是人肉磁石。

跟柯震東做了訪問，更斷言他是明日之星，基於六大因素：

- 一、沒未紅先驕，眉宇間沒有不可一世的驕傲，對我們外人表現有禮是必然的，而是對自己團隊也一樣，曾見過有新人當眾呼喝助手，惹起傳媒不滿，未幾該新人蒸發了；
- 二、不造作，不扮可愛，不扮迷人，自然直接；
- 三、有性格，他愛去夜店、愛玩，他聲音不會為怕狗仔隊而不敢，「又不是做甚麼壞事，我爸爸哥哥都在，我不會為別人改變習慣。」市面充斥着沒性格，扮造型健康假象的藝人，難得爆出一個有性格的；
- 四、沒有心高氣傲，大言不慚，很踏實，給人舒服的感覺；
- 五、真摯，他喜歡舒淇，「我超喜歡她。」在金馬獎上，他毫不掩飾地站在一旁二十分鐘，為等與舒淇合照；
- 六、孝順，爆紅後，他繼續唸體育系，因為答應了父母要完成大學課程，所以寧願辛苦點，把課堂編排在周一至周五，五、六、日則跑通告，觀眾都喜歡孝順藝人做子女偶像。

我跟柯震東說：歡迎你加入，為娛樂圈添生氣！

### 有方向也要貫徹

聯合聚 彥火

胡錦濤主席在「作代會」的講話，大都是帶有方向性的。李冰書記的講話，則更具體化了。

李冰書記到近五年來，內地單是長篇創作便近萬部，平均每年約二千部。五年間，中國作協新發展會員有一千六百九名，會員總數九千一百二十五人。李冰也特別提出「優秀的文學是民族精神的火炬、人民奮進的號角，反映人民精神、世界可引領人民精神生活。」

好像過去幾屆「作代會」，都沒有這樣開宗明義的提法。

李冰的講話也不乏新意。他指出，「文藝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最終也由人民來評定。」這比過去政治統領一切的做法，是邁前一大步。

講話強調：「寫什麼和怎樣寫，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解決。」所以，「判斷文學作品的優劣和學術的大成，不能靠行政命令，要靠實踐的檢驗。」

記得王安憶在復旦大學演講稿《心靈的世界》中，曾經指出：「小說不是現實，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、原則、起源和歸宿。但是築造心靈世界的材料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。小說的價值是開拓一個人的精神。」

文學包括小說、詩歌、散文，抒發的是作家個人的心靈世界，所以有特定的規律、原則，既不能類型化，也不能以僵死的原則、規律加以限制。

李冰有幾處特別提到文學精品的重要性和標準，實在令人深思。

衡量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，最終要看精品、看代表作。營造有利於多出精品的條件和環境，不斷推出人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，是作家協會的天職和要務。要加強對創作的引導，鼓勵原創，強化精品意識。要處理好

天書知玄 楊天命

### 難為玄學家

以《周易》為基礎的占卦術多不勝數，其中最廣為現代玄學家應用的，應為誕生於漢朝的「京房易」。

顧名思義，「京房易」的創立者便是漢代著名象數易學大師焦贛的學生京房，他所創立的這套占測術絕對堪稱「前無古人，後無所創」的數目大成。「京房易」的特點在於它超越了「少壯」靠卦辭或爻辭的一句話而斷定吉凶的占測法，改用八宮卦變、世應及六親等去詳細分析占問事情的來龍去脈、人物、時間及未來發展等，它尤其適用於占測災病，而替國家及人民「消災解難」正就是古代玄學家最重要職責。

天命每年仍堅持每年運程書中，用「京房易」去占測來年的世界大事，最近翻閱去年的占測結果，才猛然發現自己在「香港天運」的一篇文章中，寫下了一句震撼內心的說話：「……香港於兔年將可能爆發與爆炸有關的災難或大火災……相關的災難未必會造成大量人命傷亡，但卻會震撼市民的內心，引起同聲的流淚痛哭及極端的難過及不安。」

其實我總希望自己能刻意淡忘自己所作的預測，皆因每次「不幸言中」後，發現自己原來從沒能力去改變甚麼，那份無奈，確實難以筆墨去形容。

這刻勾起當日的記憶，記得那時解卦時心想「這將是場像嘉利大廈大火一樣恐怖，但猶幸傷亡數字將較輕的災難」，這刻確切地看到火災的慘況，對當內心所想的「猶幸」兩字實在用之有愧，畢竟還是有九條寶貴的性命慘然地失去了。

玄學家的矛盾在於總不敢將這些預測寫得太深入，生怕會「唯恐天下不亂」，甚至引發「自我應驗預言」的效應，但寫得不够詳盡，似乎又難起任何預言的作用，原來自命能掌握命運的我們，到頭來還是逃不過人生最基本的問題——做事難，但做人更難！

數量與質量的關係，把提高作品質量放在第一位。精品源於作家對生活的豐富和深刻認識。要貼近實際、貼近生活、貼近群眾，克服膚淺和浮躁。要採取多種措施，支持和幫助作家把深入生活作為創作的一種常態，作為作家自己內在的要求。

目下中國作家創作量是很大的，達到嶄新的歷史水平，但是怎麼從量到質是一關鍵問題。

李冰在這方面也有新穎的見解，他認為，這是要「走得沉、沉得下、蹲得住」、「打深井」。換言之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因為創作與火熱的生活不一樣，是長時間，是要靜思，是要獨處，不能太浮躁，也不能商业化。我是反對非要把所有「文化產業化」不可。這樣很容易使文化成為商品的附庸或副產品，當文化等同了商品，將是浮泛的，缺乏根基，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的。

文化可以產業化，高層文化也可以不產業化，要國家給予條件、資源，如文學創作環境。

李冰對文藝評論，也說了一些誠實要緊的說話：

精品力作品的誕生離不開評論的推動。作家與評論家相互砥礪，創作和評論相生相長。要努力形成良好的評論氛圍，開展積極健康的文學批評，改進學風和文風，其是，非其非，講實事求是的話，講言之有物的話，講深入淺出的話。要加強對文學理論評論人才的培養，不斷探索在新的傳播條件下文學評論擴大影響力的方法。

過去內地評論界互相標榜的多，吹水的多，實事求是的，可謂鳳毛麟角，特別一些文學獎，缺少透明度，予人詬病為幕後操作。

如果提高評論水平，首先要解決官方、主辦機構、經辦者少介入，甚至不介入，不參與，讓評論者有較大發揮空間。文學獎最好能由獨立權威的評審團作評斷，採取公開、公正的做法。



工夫茶 網上圖片

## 愛上工夫茶

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，猛然發現，周圍的人都愛喝工夫茶。

無論在哪裡，隨時隨地，在家中、街邊、公園大樹下和青石板上，總是會看到一幅精緻茶具擺在那裡，然後幾個人，或單獨一個人在那邊啜飲，那種陶醉狀和悠然的樣子，實在太愜意了，完全把塵世的煩惱和喧囂拋在一邊。此時此刻，我想，無論你錢再多官再大也比不上它，善飲之人不會不把那些放在眼裡。

然而，在印象中，以前周圍的人大都是牛飲之人，跟東北大漢喝大碗茶差不多。不過，那個時候是因為口渴，只有牛飲才能解渴，要是像現在，一口一小杯，估計早就渴死很多人了。當時口渴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是汗水流得太多，在太陽底下幹粗重的農活，能不汗流浹背嗎？當人口渴的時候，是顧不得要斯文和悠雅。

現在的人雖然還是那麼勤勞，但小日子顯然已經比以前好過多了，既使幹農活也不用像以前那樣賣命，方法和效益上也好了，因此有了悠雅的心情坐下來喝工夫茶。但是，真正能夠讓周圍的人靜下心來喝工夫茶的原因，主要還是因為這些年來，家鄉已經變成了茶鄉。也不知道甚麼時候，家鄉的山上都長滿了茶樹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陣山風吹來，頓時讓家鄉人眼矚神怡起來，這才清醒過來。

家鄉的山上長出來的茶樹，起初都是純自然的，很少人注意它，後來，隨著茶香的瀰漫，人們才大為驚喜，然後才有滿山的茶樹，連空氣也洋溢着茶香。當家鄉人開始陶醉在滿山的茶樹和茶香之時，工夫茶也就出現了。說起工夫茶我迷戀於「工夫」二字。記得我第一次是這樣領教工夫茶的厲害的。有一次午後到朋友家，本來打算說幾句話就走走，結果他端出了一副茶具，硬要我坐下來喝茶。說實話，那個時候我還是真的有點渴了，於是就坐了下來，準備大口喝兩杯，沒想到他拿出來的紫砂壺比我期待中的杯子還小，擺出來的杯子更不用說了，簡直就是小雞蛋殼分成兩半，薄薄的杯子雞蛋殼一樣透明，將湯色鮮艷的茶水盛在裡面，簡直就是雞蛋湯，這麼小的杯子如何喝茶呀，我心裡在想。

只見他先用滾燙的開水先燙洗一遍後，往紫砂壺塞滿了茶葉，然後往裡衝進開水，緊接著，將茶葉倒進那只有半個小雞蛋殼分成兩半，我迫不及待地端起來就喝，頓時整個人都呆住了，彷彿觸電似的，眼睛睜大。「再來——再來——」我說。朋友笑了，告訴我說，這就叫工夫茶。接下來的事情就不用說了，自然是留下來小飲了。事實上是越喝越渴，越渴越喝，然後整個下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。我終於知道甚麼叫工夫茶了，也終於悟到了家鄉人為甚麼會喜歡工夫茶。

人生其實就是一杯工夫茶而已，我感歎於喝工夫茶的老鄉悟性之高。茶有茶氣、茶綠、茶魂，也有茶淚，這是喝茶的心得、境界。回想到神農氏當年嚐百草時，無意中嚼出茶來，可謂是上天和自然對人類的一大恩賜。家鄉的山水也能孕育出茶來，這是家鄉人的福氣。有茶的地方山水必美，有茶的地方人的心靈和精神狀態最佳，愛茶也等於愛山水，愛山水也等於愛自然和宇宙，同時也等於愛家鄉人。如今，我的老鄉都愛上了工夫茶，自然而然我也愛上了喝工夫茶的老鄉。

看過一份資料介紹，人類長壽之道離不開茶，我相信這是有道理的。茶中有山水，茶中有人文，茶中有自然和宇宙。同樣的道理，茶中必有哲學和享受。聽說中國茶「泰斗」張天福雖然今年104歲，

依然西裝領帶皮鞋，而且還準備要放手幹一番更大的事業，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據知，其長壽和健康之道，其中之一，便是每天早晨起床之後，必喝數十種茶，雖然都只是小飲一口，但已盡得茶之神韻了，這樣的人生不是神仙也賽似神仙了，當對世人有所啟悟吧。

如今，我也已逐漸養成清晨品茗的習慣。每當晨起時，刷牙漱口之後，身旁的茶壺就已擺着茶葉了，茶杯也已擺好，但水還在燒。不過也不着急，坐在窗台旁，一邊等着水開，一邊翻開昨天的報紙或放在旁邊的書籍，不亦樂乎。其實，清晨品茗之前，最好的閱讀應是詩和散文，小說是午後或傍晚的事情。其次是閱讀一些有關茶的文章。是的，喝工夫茶需要寧靜，然後清心寡慾，最好能夠拋棄一切俗念，這樣品起茗來，才會達到我兩忘的境界。通過閱讀我知道，中國歷代有許多嗜茶的文人，李白、劉禹錫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蘇軾、陸游等都是此中行家，還寫過不少茶詩。林語堂、周作人、徐志摩等也寫過不少有關喝茶的詩文。林語堂是家鄉人，他說，中國人只要一壺茶，走到哪裡都快樂。周作人說：「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話來說，可以稱作為忙裡偷閒，苦中作樂，在不完全現實中享受一點美與和諧，在利那間體會永久。」這是怎樣的一種境界？大師就是大師，一語道出了茶的神韻和精髓，令茶香從牙縫和每個毛孔沁入。喝茶能夠喝到這份上，就算還不是茶仙，也已經出神入化了。道法自然，也是茶道最高境界。

據說，中國茶道不僅講究「廉、美、和、敬」，還講究「理、敬、清、融」。可見，茶不僅是一門學問，還是一門高雅的藝術，同時從喝茶中還可以看出品味、修養乃至品德和愛好等，尤其是工夫茶，更需要用心去體會。中國人喝茶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了，陸羽《茶經》就是一本唐代經典之作，現在，我們還可以从《茶經》中，看出唐風餘韻，尤其那種淡定和儒雅心態。日本的茶道，也是那個時候從中國傳過去的。日本茶道講究「和、敬、清、

寂」，無疑是從中國茶文化中演繹出來的。據記載，日本平安時代初期，遣唐使中的日本僧最澄和尚，將中國的茶樹帶回日本，並開始在近畿的阪本一帶開始種植，這就是日本栽培茶樹的開始，到了鎌倉時代，神僧榮西在中國學到了茶的加工方法，還將優質茶種帶回日本傳播，他於公元1211年寫成了日本第一部飲茶專著《喫茶養生記》，所言不虛。

茶道中最有講究的是工夫茶。清時，工夫茶流行於福建的汀州、漳州、泉州和廣東的潮州一帶，後來才在安徽祁門地區盛行。如今，工夫茶越來越興盛，也越來越講究。工夫茶生力如此之強，足見其令人喜愛和健康的一面。我也是在不知不覺中愛上工夫茶的，而我最喜愛的茶葉是安溪鐵觀音，其不僅湯色好，連泡好的殘葉也是十分耐看的，青綠如初摘下來一般，味道更加特殊，唇齒生津，留有餘香是普通的說法，若能約上三兩個好友一起登上臨溪的某個樓上，不受任何干擾，最好連手機也關了，全身心投入，那才叫快活似神仙。

總之，我已經墜入工夫茶之太虛幻境了。我視工夫茶為知己，為紅顏，為內心的默契，和對人生的感悟乃至期許，然而，千言萬語已隨茶香漫妙飄升了。

豫讓與荊軻

我在台灣讀大學時，大一國文的課本是《史記》。畢業後在出版社做編輯時，曾編輯出版過三本大的《白話史記》。對於司馬遷這部不朽巨著，自己最喜歡的是「刺客列傳」，其中的豫讓和荊軻的故事，是喜歡之最。

豫讓的「士為知己者死」，為報智伯知遇之恩，誓要將智伯消滅的趙襄子除去，竟用過服機刺到趙襄子的宮裡塗毒餓死，伺機行刺。事敗後，趙襄子覺得他是個義士，把他釋放。他就在身上塗漆令皮膚長厚，吞下木炭令聲音沙啞，連妻子都不認得他。後，便到市上行乞，再度伺機刺殺行動。但又被趙襄子識破，這次說不能釋放了。於是，豫讓要求趙襄子脫下外袍，拋向空中，「豫讓三躍而擊之」，說可以報智伯了之後，就自刎而死。

荊軻的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，以及「圖窮匕見」的故事，更是膾炙人口，不細說。

對於香港的大學，不知大一國文的教材是甚麼？我兼職教學的大學用的是《論語》。而我兼職教的科目，是新聞系的「特寫寫作」。我問過學生，他們都覺得沒有看過《史記》。我覺得可惜之餘，不禁心想，新聞系的大一國文，能否用《史記》作教材？因為裡面的文字，除了比《論語》易讀易懂之外，列傳寫的故事，不都是一篇篇的「特寫」嗎？司馬遷筆下的人物，正是就那個時代活過的人，以特寫的角度來作出報道紀錄，而且那悲壯場面的描述，不正是「特寫寫作」需要的文字功夫嗎？

如果大學新聞系的大一國文，都能選材《史記》、列傳來教學，多好！

偶像與偶像的格調

楊千嬅早前舉行「Auror Classics Live」，是Auror Classics之夜。之前請來歌星在網上投出漏網之魚、滄海遺珠——那些沒有被派到電台的歌，那些沒有被拍成MV的歌，「E」是紅館，沒有壓力。開大騷，要滿足太多人，必選主流作品，觀眾金白銀買票入場，不要聽歌手的選擇，也不是要聽沒有聽過的歌。這就是娛樂圈，用觀眾不熟悉的選曲怎能娛樂觀眾呢？但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，能演唱會不唱主打的歌，別人以為是身家象徵。一類主要是翻唱別人的歌，成為自己的音樂靈構成之旅，也能炫耀自己的音樂品味。另一類就像是千嬅這次的嘗試，開宗明義唱小眾歌曲，同樣代表千嬅已到了另一層次。

千嬅從來都是偶像派歌手，但今次演唱會就足以看到她成熟歌手的野心。場景和佈置都極度簡單，反而把一切精力都放在音樂上。音樂風格由E Minor到S也一概包含，多首歌曲以弦樂及歌劇式演奏方式處理，尤其是慢歌部分，都稍稍離開了流行風格，反而唱了不少歌劇式組曲。

長長的晚場，管弦樂的帶入，明明都是優雅古典化的印記。失望的是楊千嬅的死硬粉絲似乎沒有任何覺悟，縱使一切對偶像昇華而來，歌迷卻仍抱着紅館派對的模式去吶喊、揮棒，甚至大合唱，實在令其他參場者都傻了眼。那晚，歌迷會紛紛都坐在四面台的後方，其中有一段慢歌說行曲，歌迷全擁到台前，大家仍勉強可見怪不怪，但不斷閃閃光燈、螢光棒、閃字牌來「打氣」，已徹底破壞了整個氛圍。唱到一半，千嬅走到台的另一邊，由於不再在他們的閃光燈射程，他們竟然喧鬧地回到座位，腳踏聲與樂器聲比賽，我已無法投入那首歌了。

楊千嬅若有一天再要提升自己的藝術氣質，希望進駐文化中心，或真正稱得上華麗的場地，以獨有的文藝氣息去為流行曲脫胎換骨（我想這也是她所希望的），最大的障礙不是她的實力，而是她的歌迷會，要令他們明白，甚麼是靜靜欣賞，不是盲目去大合唱，就是支持的唯一方法。

被愛更煩

著名導演和專欄作家阿寬（真名陳慶嘉）是阿杜的老友，他常說人最好「被愛」，追求對方愛而不可得是痛苦的，而「被愛」則是最幸福的事了。

一次開談時說起，俺雙之道「非也」。「愛」之最幸福者，是雙方方面都有同一感，否則單純「被愛」而對對方「不來電」完全沒感覺，身受者也是痛苦煩惱之極。除非有些人有自戀狂，發覺越多人愛自己就越開心越有成功榮耀感，否則的話，會覺得極度煩瑣。筆者有過此不幸經驗，常常借故接近主動提出些功課問題討論，主動約看戲吃東西飲冰（廣州特多冰室），但本人對此女生無感，總是借故婉拒，她則隔日便暗遞小紙傳短信息示好，有時說「真想和你睡一覺」的大膽露骨，但那時期本人心中另有他人佔據，一直不作回應。

升三年級時，本人申請到了香港沒回廣

州繼續學業，後幾年間陸續有同系男女同學來了香港，我們聚會話題常提到那位一面之戀的女同學。某天筆者約舊同學，訴說「煩死了，我收到一封那女生痛罵我破指頭寫成，說在下誰聽到香港從不回信給她，理也不理她，她這兩年難道沒提問一聲我真的死了你回來廣州給我上炷香吧……」

收到這樣的「血書」令人心中非常不安，心頭絞結一陣完全沒有愛的感應之情緒波動，我又半點沒對她做過甚麼，為何要乾咩咩這煩瑣的煩惱？

幸得另有一和也同班之女生也來了香港，該女勸我「不必介意也不必擔心」，因此看過該多情女生同筆難離寫過「血書」，而且一次寫兩封，因此相信她是真心也不是真情，只用「假血書」騙感情作遊戲而已。如此本人心頭之石方得釋然。